

鲍尔吉·原野

短篇小说选

哈撒尔银碗

鲍尔吉·原野 / 著

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，
今生是一样，来生还是一样。
我们相信它，还要接受它……

Selected Short Stories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鲍尔吉·原野

短篇小说选

哈撒尔银碗

鲍尔吉·原野 / 著

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，
今生是一样，来生还是一样。
我们相信它，还要接受它……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哈撒尔银碗:鲍尔吉·原野短篇小说选/鲍尔吉·原野著.
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11.12

ISBN 978-7-204-09710-4

I. ①哈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0432 号

哈撒尔银碗——鲍尔吉·原野短篇小说选

作 者 鲍尔吉·原野

责任编辑 朱莽烈
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215 千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09710-4/I·2050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序

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写短篇小说,从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

那个时期,我写作并发表过一批短篇小说。总结一下,我的心得是不会写。短篇小说远看像一座房子,走近发现是一个琉璃球,折射幻象,但没有门,进不去。

作为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懦弱者的,我中止了这种文体的写作。而我对短篇小说的阅读始终没有停下来,不为创作——我的创作不太强调功利性,而且我反对为了写作而读书这么一种态度——从阅读中看到别样的生活体味和别样的美。

好的短篇小说呈现蚕茧式的工艺美或玉器的温润美。这种美是说不尽也说不出生命况味,说尽了一切的是长篇小说。这里说的“美”包括幽默、辛酸、感触,它包含着比可以表述的情感更深一层的流动的抓不到的东西,但好的作家——如辛格、契诃夫、索尔·贝娄——像 UFO 发现者一样发现了短篇小说当中的美。如果不算诗歌,短篇小说对写作人的要求更高。它很容易让写作人露馅,暴露平庸。短篇小说的结构、节奏、人物和语言排斥技艺笨拙的写作人。

这是我多年之后对我写不好短篇小说的总结。

在后面的时间中,我主要写作散文。写散文,我最喜欢写有人物和故事的散文。有一天,我终于悟到:我的内心世界仍然有一块田园,它叫做短篇小说。在潜意识里,我喜欢写它,虽然也怕它。后来,我开始写短篇小说,觉得比过去写得

好了一些,选出一部分集合在这里,请读者品评,当然更希望读者喜欢。我不是交答卷,没人管你写的好不好,我想给读者带来一些愉悦。

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《读者》杂志“原创精品”栏目,如《巴甘的蝴蝶》、《钢琴》、《我叫余香》等。《巴甘的蝴蝶》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,《我叫余香》被改编成广播剧获亚洲广播联盟大奖。另一些作品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、《作家》杂志和《羊城晚报》花地副刊。有的篇目被小说选刊、小说月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选本选载。

说起短篇小说,我还是心虚。好的短篇小说坚固、玲珑、不因为时光而褪色。我劝自己慢慢写吧,借助这样一种文体反映人间别样的美,是偏得;反映我所身属的民族的大爱大善,是我最想说的话。

感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,我虽心系草原,但在远离内蒙古的外地生活了20多年。这本书拉近了我与故乡的距离。

鲍尔吉·原野

2011年12月21日

沈阳

目 录 Contents

- 序 / 001
- 巴甘的蝴蝶 / 001
- 哈撒尔银碗 / 007
- 匈牙利舞曲 / 015
- 爷爷的名字 / 020
- 我叫余香 / 025
-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 / 032
- 水啊,水 / 035
- 耳语花 / 038
- 河岸双碑 / 044
- 季诺的指环 / 047
- 南西伯利亚故事 / 056
- “流氓”同志 / 076
- 加沙的天狼星 / 085

牛粪鲜花之歌 / 092

铜钢琴 / 102

流苏山下茶水流 / 109

艾略特今天说了些什么 / 120

灵 钻 / 131

婚礼记 / 139

马来和海珍珍 / 144

神 苗 / 151

温泉上的月亮 / 156

一条名叫贝勒的狗 / 161

银匠 / 166

头发与肖邦 / 171

土耳其二流子 / 176

野马分鬃 / 181

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/ 189

我们的冬天 / 213

岩 画 / 218

巴甘的蝴蝶

1

人说巴甘长得像女孩，粉红的脸蛋上有一层黄绒毛，一笑，眼睛像弓一样弯着。

他家在内蒙古东科尔沁的赫热塔拉村，春冬萧瑟，夏天才像草原。大片绿草上，黄花先开，六个小花瓣贴在地皮上，马都踩不死。铃兰花等到矢车菊开败才绽放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巴甘比大人还忙，那时他三四岁。他采一朵铃兰花，跑几步蹲下，再采红火苗似的萨日朗花，开裆裤鼓出两瓣屁股。

妈妈说：“老天爷弄错了，巴甘怎么成了男孩儿呢？他是闺女。”

妈妈告诉巴甘不要揪花，“奥布德简休。”——蒙古语，疼呢。他把花带土挖出来，浇点水，栽到什么地方。这些地方是箱子里，大舅江其布的烟荷包里，收音机后面，还有西屋的皮靴里。即便到了冬天，屋里也能发现干燥裂缝的泥蛋蛋，上面有指痕和干得像烟叶一样的小花。

巴甘的父亲敏山被火车撞死了。他和妈妈乌银花一起生活，庄稼活——比如割玉米，由大舅江其布帮助。大舅独身，只有一匹3岁的雪青毛驷马。妈妈死后，大舅搬过来和巴甘过。

妈妈得的不知什么病，其实巴甘也不知什么叫“病”。妈妈躺在炕上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如此，额头上蒙一块折叠的蓝色湿毛巾。许多人陆陆续续看望

她,包括从来没见过的,穿一件可笑的红风衣的80岁的老太太,穿旧铁路制服的人,手指肚裂口贴满白色胶布的人。这些人拿来点心匣子,自己家种的西红柿,拿来斯琴毕力格的歌唱磁带。妈妈像看不见,平时别说点心,就是塑料的绿发夹,她也惊喜地捧在手里。

“巴甘,拿过去吃吧。”妈妈指着嫦娥图案的点心盒子,说罢阖目。不管这些人什么时间进来,什么时间走,也不管他们临走时久久凝视的目光。巴甘坐在红堂柜下面的小板凳上,用草茎编辫子,耳听大人说话,听不懂。有时妈妈和大舅说话,把巴甘撵出屋。他偷听,妈妈哭,一声盖过一声,舅舅无语。这就是“病”?

晚上,巴甘躺在妈妈身边。妈妈摸他头顶的两个旋儿,看他耳朵、鼻子,捏他的小胖手指。

“巴甘,妈妈要走了。”

“到哪里?”

“妈妈到了那个地方,就不再回来了。”

巴甘警惕地坐起身。

“巴甘,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出远门,去一个地方。爸爸不是这样的吗?”

巴甘问:“那么,我要去哪里?”

“你哪里也不去,和大舅在一起。我走了之后,每年夏天变成蝴蝶,来看你。”

变成蝴蝶?妈妈这么神奇,她原来为什么不说呢?

“我可以告诉别人吗?”巴甘问。

妈妈摇头。过一会儿,说:“有一天,村里人来咱们家,把我抬走。那时候我已经不说话了,也不睁眼睛。你不要哭,也不要喊我。我不是能变成蝴蝶吗?”

“变成蝴蝶就说不出口话?”

妈妈躺着点头,泪从眼角拉成长条流进耳朵。

她说得真准,有一天,家里来了很多人,邻居桑杰的奶奶带巴甘到西屋,抱着他。他们把妈妈抬出去,在外面,有人掀开她脸上的纱巾。妈妈的脸太白了。人们忙乱,雨靴踩得到处是泥,江其布舅舅蹲着,用手捏巴甘颤抖的肩头。

2

从那个时候起,赫热塔拉开始大旱。牧民们觉得今年早了,明年一定不早,但年年都旱。种地的时候,撒不上种子,没雨。草长得不好,放羊的人把羊赶得很远还吃不饱,反把膘走丢了。草少了,沙子多起来。沙堆像开玩笑一样突然出现在公路上,或者堆在桑杰家的房后。小孩子高兴,光着腚从上面滑下来,用胳膊掏洞。里边的沙子湿润深黄,可以攥成团。村里有好几家搬走了,到草场好的地方。

巴甘看不到那么多的花了。过去,洼地要么有深绿的草,要么在雨后长蘑菇,一定有花。现在全是沙子,也看不到蝴蝶。原来,它们在夏季的早晨飘过来、飘过去,像纸屑被鼓风机吹得到处飞舞。妈妈变成蝴蝶之后,要用多长时间才飞回赫热塔拉呢?中途累了,也许要歇一歇,在通辽或郑家屯。也许它见到河里的云彩,以为是真云彩,钻进去睡一会儿,结果被水冲走了。

那年敖包节过后,巴甘坐舅舅的马车拉化肥,在老哈河泵站边上看见蝴蝶。他已经十多岁了,跳下马车,追那只紫色的蝴蝶。舅舅喊:

“巴甘!巴甘!”

喊声越来越远,蝴蝶在沙丘上飞,然后穿过一片蓬蓬柳。它好像在远方,一会儿又出现在眼前。巴甘不动了,看见它往远处飞,一闪一闪,像树叶子。

后来,他们俩把家搬到奈曼塔拉,舅舅给一个朝鲜族人种水稻,他读小学三年级。

这里的学校全是红砖大瓦房,有升国旗的旗杆,玻璃完好,冬天也不冷。学校有一位青年志愿者,女的,金发黄皮肤,叫文小山,香港人。文老师领他们班的孩子到野外唱歌,夜晚点着篝火讲故事。大家都喜欢她和她包里无穷无尽的好东西:塑料的扛机枪的小人、指甲油、米老鼠形的圆珠笔、口香糖、闪光眼影、藏羚羊画片。每样东西文老师都有好多个,放在一个牛仔背包里。她时刻背着这个包,遇到谁表现好——比如敢大声念英语单词,她就拉开包,拿一样东西奖励他。

有一天下午,文老师拿来一卷挂图,用图钉钉在黑板上。

“同学们,”文老师指着图,“这是什么?”

“蝴蝶。”众声说。

图上的蝴蝶铺翅，黄翅带黑边儿，两个触须也是黑的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蛆虫。”

“对。这个呢？”她指着一个像栗子带尖的东西，“这是蛹。同学们，我们看到的美丽的蝴蝶，其实是由蛹变的。你别看蛆虫和蛹很丑，但变成了蝴蝶之后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巴甘站起来，愤怒地指着文老师。

文老师一愣，说：“巴甘，发言请举手。坐下。”

巴甘坐下，咬了一下嘴唇。

“蛹在什么时候会变成蝴蝶呢？春天。大地复苏……”

巴甘冲上讲台，一口咬住文老师胳膊。

“哎哟！”文教师大叫，教室乱了。巴甘在区嘉布的耳光下松开嘴，文老师捧着胳膊看带血的牙痕，哭了。巴甘把挂图扯下，撕烂，在脚下踩，鼻子淌着血。区嘉布的衣裳扣子被扯掉，几个女生惊恐地抱在一起。

“索耶略铁米？（疯了吗？）”校长来到，他用手戳巴甘额头。巴甘后仰坐地。他把巴甘拎起来，再戳。“索耶略铁介（疯了）！”巴甘再次坐地。

校长向文老师赔笑，用嘴吹她胳膊上的牙痕。向文老师赔笑的还有江其布舅舅，他把一只羊牵来送给了文老师。校长经过调查，巴甘并没有被疯狗咬过，告诉文老师不用害怕。然而，巴甘被开除了。

一天晚上，文老师来到巴甘家，背着那个包。她让江其布舅舅和黄狗出去待一会儿，她想和巴甘单独谈一谈。

“孩子，你一定有心结。”文老师蹲下，伸出绑着绷带的手摸巴甘的脸，“告诉老师，蝴蝶怎么了？”

蝴蝶？蝴蝶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，也许是锡林郭勒草原，姥姥家就在那里。蝴蝶在萨日朗的花瓣里喝水，然后洗脸，接着飞。太阳晒的时候，它躲在白桦树的叶子下面凉快一下，太阳落山之后再飞。在满天星光之下，蝴蝶像一个精灵，它也许是玉白色，也许是紫水晶色……

“蝴蝶让你想起了什么？孩子。”

巴甘摇头。

文老师叹口气，她从包里拿出一双白球鞋——皮的，蓝鞋带儿，给巴甘。

巴甘摇头。他的黄胶鞋已经烂了，胶皮没烂，帆布的帮露出肉来。他没鞋带儿，就用麻绳从脚底板系到脚背。

文老师把新鞋放在炕上，巴甘抓起来塞进她包里。

文老师走出门，看见江其布纯朴可怜的笑脸，再看巴甘。她说：“蝴蝶是美丽的。巴甘，但愿我没有伤害你，上学去吧。”

巴甘回到了学校。

3

巴甘到了初一年级的時候，成了旗一中的名人。在自治区中学生数学竞赛中，他获得了第三名，成为邵逸夫奖学金获得者。

暑假时，盟里组织一个优秀学生夏令营去青岛，包括巴甘。青岛好，房子从山上盖到山下，屋顶红色，而沙滩白得像倒满了面粉，海水冲过来上岸，又退回去。

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参观黄海大学。楼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，除了路，地上全是草，比草原的绿色还多。食堂的椅子都是固定的，用屁股蹭，椅子也不会发出声响。吃什么自己拿盘子盛，把鸡翅、烧油菜和烧大虾端到座位上吃。吃完，把铁盘子扔进一个红塑料大桶里。

吃完饭，他们参观生物馆。

像一艘船似的鲸鱼骨架，猛玛的牙齿，猫头鹰和狐狸的标本，巴甘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动物园，但动物不动。当然，鱼在动，像化了彩妆的鱼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，背景有灯。最后，他们来到昆虫标本室。

蝴蝶！大玻璃柜子里粘满了蝴蝶。大的像豆角叶子那样，小的像纽扣，有的蝴蝶翅膀上长出一对圆溜溜的眼睛。巴甘心里咚咚跳。讲解的女老师拿一根木棍，讲西双版纳小灰蝶，墨西哥君主斑蝶，凤眼蛱蝶……巴甘走出屋，靠在墙上。

蝴蝶什么时候到了这里？是因为青岛有海么？赫热塔拉和奈曼塔拉已经好

多年没有蝴蝶了。蝴蝶迷路了，它们飞到海边，往前飞不过去了，落在礁石上，像海礁开的花。

夏令营的人走出来，没人发现他。巴甘看见拿木棍的女老师。他走过去，鞠一躬。老师点点头，看着这个戴着“哲里木盟”字样红帽的孩子。

巴甘把兜里的钱掏出来，有纸币和用手绢包的硬币，捧给她：“老师，求您一件事，请把它们放了吧！”

“什么？你是内蒙古的孩子吧？”

“放了吧！让它们飞回草原去。”

“放什么？”

“蝴蝶。”

女老师很意外，笑了，看巴甘脸涨得通红，脸有怒意并有泪水，止笑，拉起他的手进屋，一言不发看着他。

巴甘沉默了一阵儿，一股脑把话说了出来。妈妈被抬出去，外面下着雨，桑杰的奶奶用手捂着他的眼睛。每个人最终都要去一个地方吗？要变成一样东西吗？

女老师用手绢揩拭泪水。等巴甘说完，她从柜里拿出一个木盒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巴甘。”

“这个送你。”女教师手里的水晶中嵌着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紫色镶金纹，“是昆山紫凤蝶。”她把水晶蝶放进木盒给巴甘，眼睛红着，鼻尖也有点红。她说：“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，今生是一样，来生还是一样。我们相信它，还要接受它。这是一只巴甘的蝴蝶。”

窗外人喊：“巴甘，你在哪儿？车要开了……”

哈撒尔银碗

尼玛又叫猴子尼玛。小的时候不知怎么怎么的缘由坐到了火盆上，屁股烤冒了烟，油“滋滋”地冒到了肉的外面，卵子烙得不是东西了。

“猴子尼玛，这是你前世造的孽，长大了不要怨我们噢。”奶奶慢慢拽他烧得缩了一节的阴囊的系带。“尼玛，屁股是见不得人的东西，红就红了吧，谁都看不见。”

这个事情就是这样，尼玛屁股糟糕了，脸好得很，越长越帅，简直像格萨尔王一样。尼玛的头发卷得像海螺，胡子带向上的弯钩。他眼睛像镶上去的，从哪个角度看都闪光。嘴唇的唇线也有好几个弯，好得很哪。鼻子额头都好得很。尼玛到别人家串门，因为这个长相受到欢迎。这个村里的人见到尼玛，看看他的脸，再转过去看看他下面的屁股。屁股有裤子遮着也要看一看嘛，习惯了。

后来，尼玛老了。前额的横纹像用四根铁丝勒出来的，两腮一巴掌大的地方暗红，酒烧的。嘴老了之后无端地咧着，笑的样子。睡觉时也露齿，像泡在温泉里边。尼玛没媳妇，他不想这个事。卵子的什么线烧焦了，粘连了，和别的线合并了，断了和女人的关系。省心啊，又省事。尼玛坐在蒙古包门口，看年轻男女打闹。他挤眼睛，闹吧，像公羊和母羊，公老鼠和母老鼠，公虫子和母虫子。尼玛用左手捋口，从上唇到下唇，再把下巴揪一下，嘴里发出“呃”的一声。

说尼玛这一天上吐固勒吉山采药。他向喇嘛确吉学会了找草药的本领。采集不同石头上不同的苔藓。鹿尿的石头、狼尿的石头，石头长的苔藓治不一样的

病。比如半夜惊睡,或者一咳嗽有一股尿滋出来;还比方说,平时聋,挨骂的时候耳朵醒了。这一天,尼玛到达吐固勒吉山顶的时候,天蓝得快要沉下来了,泉水在石头缝偷偷地往下流,山下的蒙古包像蘑菇一样,有大有小。他要唱歌了,好,每次到山顶都唱一样的歌:

“……带来钻鼻的草香,
拨开呀人群哪朝里边看,
看什么?有一匹枣骝马仪表堂堂。
枣骝马仪表堂堂,
带我去东村寻找海棠。”

他用嘶哑的、吸气少而吐气多,把气吐尽的唱法唱歌。这是东部说书艺人的唱法。唱着,咦?还有一个声音加进来。是的,尼玛大声唱,这个声音有;尼玛闭紧嘴唇不出声,声音还有:喔——,呀——,咦——,这是自己的回声吗?不会的。

过了很长时间,还是“呀——,哟——”,像有人用脚踩在黄鼬肚子上,从它肛门挤出的带粪汁的屁音。难道狐狸也会唱歌?岩羊在唱歌吗?

这个事情不好办了,尼玛找这个声儿。他趴在石缝里往下看,看到一个黄东西。

“咳^①——”没有声音。尼玛扔石子,黄东西不动。是什么……什么呢?

尼玛解开裤带,朝下撒尿,哗——横着、竖着,再划圆圈。

“哟、哟!”这是黄东西发出的声音,人!“哟、哟”是蒙古话喊痛的词语。他妈的!一个人怎么能掉到这么窄的地方?尼玛把系在腰上的绳子顺了下去。科尔沁谚语说“带绳子的人是聪明的人”,说对了。

黄东西拽着绳子一点点爬出来,戴肩章和领花,是兵士,和张作霖穿黑衣服的兵士不一样,带鞘的刺刀在拦腰皮带左边,手枪在右边,红皮鞋的鞋带一直系到脚腕子。

① 咳,蒙古语,打招呼,语气词。

“塔拉哈日见、塔拉哈日见。”^①他鞠躬，再鞠躬。脸刮破了，腿肉露在外边。

“噢，你到这里面干什么？”尼玛问。

“我渴。”

“你怎么会说蒙古语？”

兵士软在了地上。

“这个人怎么上来反而死了呢？”尼玛摸他鼻子，有气，抱起来，背他下山。背人和背羊一样，正着背不行，倒着背。尼玛抱着兵士的脚，兵士头手下垂，往下走。后半截没唱完的歌又唱着：

“前边呀传过来好听的梵唱，
听得我一阵阵心明眼亮。
拨开呀人群哪朝里边看，
看什么？有一尊金佛像闪闪发光。
金佛像闪闪发光，
明天上莫力庙早早上香。”

回到家，尼玛给兵士敷药，用野猪肉熬粥喂他。兵士醒了，望着尼玛流下眼泪。

“你是哪个地方的人？”尼玛问。

“哑贲^②沃勒斯^③。”

哑贲？尼玛没听说过。

兵士坐起来，说：“世界上有许多国家。”

“那当然。唐朝的国家、宋朝的国家，尼泊尔也是一个国家，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。”尼玛还是想不起来哑贲的国家在什么地方。

“海的那一边。”

① 塔拉哈日见，蒙古语，感谢。

② 哑贲，日本的蒙古语拼法。

③ 沃勒斯，蒙古语，国家、部落、那边的……

“呜^①——”，尼玛惊讶，从海的那一边来的客人，太了不起了。越是遥远的地方的客人，蒙古人越是欢迎。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是瞧得起你这个地方嘛。

“你从海的那一边来，就是为了到吐固勒吉山的石缝里找东西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们有很多人。在通辽，黑大庙、郑家屯和哈尔滨都有我们的人。”

尼玛说：“哈尔滨是个好地方，用一张黄羊皮可以换到银制的水烟袋。”

“我们尊敬你们。”兵士挺直上身，“你们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。可尊敬的蒙古人，你救了我的生命。”

兵士把兜里和内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，带银链的怀表、没见过的钞票。

“请随便拿走。”兵士说。

“呜！”尼玛抗议，“救了别人是不能收东西的。如果我在雪地里救了你的狗和羊，你应该送给我其他的好东西。人命不能用东西换。”

兵士脸红了，收拾东西。

尼玛看中了兵士的刺刀，一尺多长，带鞘，又威风又有用。尼玛示意看看，兵士解下皮带，把刀递过去：“送给你。”

尼玛把刀别在腰上，得意洋洋。他找出一块整个的带囊的麝香，送给兵士，这也是好东西。兵士也高兴。

兵士说：“我们是天皇的武士，我把武器送给了你，见证了哑贡和蒙古的友谊。”

“天皇是什么人？”

兵士说：“天皇是神，代表日照大神的旨意，像成吉思汗一样。”

“噢，你们的可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姚西瓦。”兵士俯首，“请多指教。”

姚西瓦掉到石缝里，没受什么伤，恐惧、脱水和饥饿使他虚弱。渐渐好起来之后，他迎着初升的太阳做操，大声唱歌。尼玛问他：

① 呜，蒙古语，表惊讶的语气词。